

世界电影小说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2

210
20

667570

12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6 北京

冯 由 礼 编
本集责任编辑：唐 齐
封面设计：萧 万 庆

世界电影小说集 12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 × 1092毫米 1 / 32 印张：9³/₈ 插页：4 字数：201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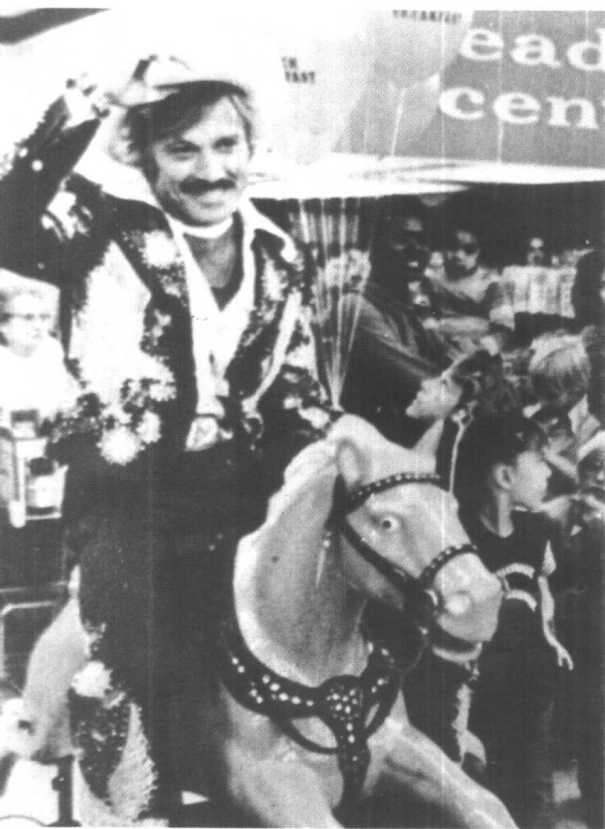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87

定价：1.45元



《摩非斯特》



《电光骑士》



《失踪的女人》



《两个人的车站》

《阿黛尔·雨果轶事》



《最后的音乐会》



目 次

木兰花·····	吉文涛 陈 澈	(1)
失踪的女人·····	章 睿	(47)
电光骑士·····	马修雯	(66)
最后的音乐会·····	张奉奎	(85)
两个人的车站·····	张 陵	(113)
最后一班地铁·····	陈宝光	(134)
阿黛尔·雨果轶事·····	冯 容	(157)
靡非斯特·····	佳 玉	(182)
终生枷锁·····	孙扶民	(206)
父亲啊！母亲啊！·····	张 弛	(218)
民航机组·····	杨秀实	(238)
从九点到五点·····	凌 波	(263)
我的保镖·····	凌 波	(282)

木 兰 花

朝鲜二八艺术电影制片厂出品(1971)

导 演：郑基模

一 木兰花盛开在原里浦

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正激烈地进行着，美军在南朝鲜的原里浦一带，集结着空降部队，准备部署新的作战计划。

朝鲜人民军总部为了查清敌人这个军事行动，派出代号“木兰花”的女侦察员申芬玉到原里浦去进行敌后侦察。

一个十分安静的夜晚，人民军的一架飞机把芬玉悄悄地送过了“三八线”，她降落在原里浦郊外。天一亮，她就化妆成朴实的年轻农妇，来到了原里浦街上。

根据总部的指示，芬玉该到孝童药店和老板李正根接头。如果在药店的玻璃窗上贴着“出售灵神丸”的广告，那就是可以接头的安全信号。

谁知就在这天早晨，伪军特务队包围了孝童药店。李正根在万分紧急的时刻，刚把秘密电台隐蔽好，又撕掉了“出售灵神丸”的广告，特务已经破门而入。他在同敌人搏



木兰花准备空降敌后

斗时中弹倒下了，最后挣扎着在墙上留下三道血手指印，给自己同志暗示了隐藏电台的位置。

伪军特务队破坏了孝童药店，美军顾问派德曼很不高兴，责怪伪团长不该过早采取行动，他命令把药店恢复起来。特务队派了一个叫“连毛胡”的特务，冒充药店老板继续营业，以诱捕人民军的侦察员。

芬玉来到孝童药店附近，见玻璃上并没有广告，知道这个联络点有问题了，心里万分焦急。她正踟躕在街头，无意中听到一位面容憔悴的大婶和一个青年在交谈：

“大婶，您的病好一点了吗？”

“唉！我正犯愁呢，要是孝童药店老板还在，倒还能有药治哩！”



……在墙上留下三道血手指印

“可惜那位好心的老板……唉！那些该死的家伙……”

芬玉立刻警觉地凑上前去问道：“劳驾，打听一下，听说这里有个孝童药店，你们知道在哪儿？”

大婶和青年见芬玉是外乡人的口音，问她从哪里来的。芬玉告诉他们，是从庆尚道来的，因为丈夫得了精神病从家里跑出来，她正到处在寻找，来到此地，又患了胃痛。她接着说：“听说有个孝童药店，治胃痛的药配得很好，所以……”

青年说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
芬玉假意问道：“药店倒闭了吗？”

青年指了指前面：“从那个胡同进去就看见孝童药店了，你去看看就会知道的。”

芬玉心里有了几分准备，再次来到孝童药店。

伪装成老板的特务连毛胡，正在责骂一个打翻了药瓶的青年女工：“死丫头，怎么这样不小心，把你卖了也抵不上这药钱，该死的东西！”

芬玉上前问道：“掌柜的，听说你们这里治胃痛的药很好……”

连毛胡瞪大眼睛，打量了一番土里土气的芬玉，不耐烦地喝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

芬玉明白了，大婶和青年说的是真的，从这个老板的态度来看，不可能是自己同志，那就是说，李正根同志确实出了事，甚至牺牲了。自己该怎么办？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，等待机会再和总部联系。

傍晚，芬玉来到贫民区，在一家破烂的棚户门前问道：“主人在家吗？”

屋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芬玉说：“对不起，旅店都住满了，我在你家借住一宿可以吗？”

从屋里走出来的，正是白天在街上遇见的大婶：“哦，原来是您啊！怎么，还没找着您的男人？兵荒马乱的，您往哪儿去找。唉！怪可怜的，不嫌脏，快进屋来吧！”

就这样，芬玉在这个好心的大婶家住下了。她很勤快，帮主人挑水、洗衣、收拾屋子，很快就和大婶亲近起来。

芬玉从大婶口中了解到，白天跟大婶谈话的青年叫英壁，是收音机修理店的工人。他有个妹妹叫英实，就是在孝童药店挨过连毛胡打骂的女工，兄妹俩就住在大婶家的后面。

大婶告诉芬玉：“英壁和英实的爹，和我家老头子原来就象亲兄弟一样亲，后来不知谁说他们的爹帮了人民军，就被美国佬杀害了。我家老头子也受了牵连，被抓去打死了……”她说着说着，眼泪簌簌地滴了下来。

芬玉摸清了这两家人的情况，觉得可以依靠，心里对他们有了信任。

一个深夜，啪！啪！一阵急促的枪声，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连毛胡正在追捕一个闯进孝童药店寻找李正根老板的人，这人腿上中弹负伤，踉踉跄跄地逃到了贫民区。

英壁听到枪声，正出门来张望。负伤的人就倒在他的脚下，求援道：“老乡，请你……”英壁不假思索地急忙将他搀进自己家里，藏了起来。

连毛胡断定那个逃跑的人是北朝鲜的地下工作人员，就向伪团长去报功：“团长，他的脸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逃跑的方向就是贫民区。”

团长赞赏说：“好！要监视那一带地方，把那个家伙逮住。只要这次立了功，特务队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”

躲在英壁家那个负伤的人，自称是人民军地下人员，他对英壁说：“看你们同药店过去老板的关系，我相信你们。”

英壁热情地说：“您放心吧！”

英实却暗地问哥哥：“哥哥，他住在我们家，没什么问题吧？”

英壁说：“不用害怕，从他闯进孝童药店这件事来看，

也可以看出他是跟过去的老板一起工作的同志。你对大婶说过这事吗？”

英实说：“大婶和咱们就象一家人一样，告诉她没有关系。哦，对了，她家里还有一个女人……”

英壁提醒她：“那些狗特务现在瞪着眼珠子到处在搜寻，可得小心啊！”

一天，一个美国士兵在街上抢老百姓的东西，英壁趁机想摘他腰上的手枪，被美国兵发觉了，他只好混在行人中逃走。可是，不小心把口袋里的钳子掉在地上了。这一切，芬玉都看到了，她为了不让美国兵发现地上的钳子，迅速走过去，踩住钳子，拖地的长裙正好遮住了她的脚。

随后，芬玉找到收音机修理店，亲手把钳子交还给英壁。英壁又感激、又惊异，他想：我在摘枪时，她可能全都看见了，却不去报告，反而把钳子送来，从这件事来看……。他回家后把这事告诉了妹妹，英实说：“我看这位大嫂是个信得过的人。”于是，兄妹俩也对芬玉亲近起来。

芬玉知道英壁家藏了一个负伤的人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想：袭击药房意味着什么？如果这个负伤的人是我们的侦察员，他跑到这里来又是为什么？也许是想要给我传达什么？……

芬玉准备去试探一下，就拿了一包治伤的药，到英壁家去看负伤的人。她一见伤口，便产生了怀疑：看伤口，子弹肯定是在一米以内发射的，为什么只打在腿上，而不打致命的部位呢？是不是敌人搞的鬼？可是，她立刻又想

到，因为警惕而无根据地怀疑自己的同志，就接不上头了。如果错过这次接头机会，那将给工作带来莫大的损失。

负伤的人从英壁兄妹口中，也了解到芬玉到原里浦来之后的一些情况，他想：庆尚道来的大嫂？找孝童药店？钳子？这个女人是不是接头的人呢？他就对英壁说：“英壁同志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里有一份孝童药店老板准备向部队汇报的重要情报，得赶快送出去。”

英壁直率地说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呢！再说，你这腿怎么能走？”

负伤的人为难地说：“我倒没有什么，只是这情报很重要，如果送不出去，那任务怎么完成？”

芬玉听了这些话，装作并不关心的样子，默默地走了。当她经过窗外的时候，负伤的人从窗里扔出一张纸条，写着：“今晚九点在被炸毁的酿酒厂屋顶上见面。夜莺”

这天傍晚，在贫民区的一个阴暗墙脚下，连毛胡从一块砖缝里取出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包围被炸毁的酿酒厂。青蛙”他奸诈地冷笑了一声，把纸条塞回了原处。

等连毛胡走了不久又有一个人影闪到这里，拿出砖缝里的这张纸条，看后，随手另写了一张：“包围碾米厂。青蛙”还是放回了原处。

敌人根据这张纸条上的情报，立刻派出特务队去包围碾米厂。想独自立功的连毛胡却到酿酒厂去了。当那个负伤的人出现在酿酒厂的屋顶上时，从暗处走出来的连毛胡用手枪对准他说：“举起手来！”

负伤的人忙说：“我说，其实咱们是……”

连毛胡怒气冲冲地说：“那天没追上你，你还想抓我？哼！”

负伤的人想解释：“不！不是……你赶快躲开这里……”

连毛胡奸笑着：“哈哈！你这小子还想骗我。”

啪！啪！突然传来两声枪响。连毛胡是单独埋伏在这里想抓人民军侦察员的，他心里不免胆怯，听到枪声就撒腿跑掉了。

芬玉却在这时出现在负伤人的面前，她是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而来的。

负伤人看到芬玉，高兴地说：“同志，你可来了！”

芬玉用接头的暗语问道：“请问现在几点钟了？”

负伤的人：“九点过三十。”

芬玉：“谢谢你。今天是五月几号？”

负伤的人：“今天不是五月十五号吗？”

芬玉：“……”

负伤的人心里美滋滋地想着：这女人是在攀接头暗语哩。他的手已经暗暗伸进口袋，握住了手枪。

芬玉终于弄清了：接头暗语完全不对，这个自称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的人是冒充的，她迅速掏出手枪对着这个家伙。

这家伙也同时掏出手枪，露出恶狠狠的原形，冷冷地说：“没想到会上我的圈套吧！告诉你，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”原来他就是代号“青蛙”的特务，是特务队长派来破坏人民军地下组织的，就连那个连毛胡也不知道。

芬玉严厉地警告他：“不要太愚蠢了，要是真的动起手来，你也不会有好结果！”

“青蛙”正向芬玉逼进的时候，突然他被从背后射来的子弹击中。

击毙“青蛙”的是个年轻人，他正是总部派来配合李正根工作的另一名侦察员青松。他在李正根牺牲后，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同志。当他发现“青蛙”的活动时，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这个家伙。这天他见到连毛胡在砖缝里偷看“青蛙”的纸条，就改写了内容，跟踪到这里来了。

青松估计到芬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，就对她说：“快离开这儿，明天在前街碰头吧！”

第二天，芬玉扮作一个卖苹果的小贩，在前街徘徊叫卖。

青松上前问她：“大嫂，这苹果要多少钱？我都买了。”

芬玉答道：“先生，五百元，只剩十二个了。对不起，现在几点了？”

青松看看自己的手表说：“我的表停了，才五点二十分。”

接头暗号完全准确，芬玉一时激动极了。可是现在她只能轻声喊道：“啊！青松同志。”

青松也悄悄说：“木兰花，你可来了！日夜在等着你啊！”

芬玉慰问战友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！”

青松也激动地说：“没有做什么事，可已经在敌后迎接第二个春天了。”他把李正根牺牲的经过告诉了芬玉，他说：“正根同志在生命最后时刻，用三个血指印给我们指出藏电台的位置，他对我说过，等‘木兰花’来了，咱们一同完成